

# 南湖相会灯火新

编者按:

时隔26年,滁城南湖灯会再度重启。回首昔日滁城,灯会风景依稀,如今南湖上闹秧儿、游童成队,流光溢彩中,华灯不仅仅点亮了城市的一隅,更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属于滁州人的文化记忆,灯影绰绰中,那些让人津津乐道的民情风俗,还有代代传承的传统年味正在被唤醒。花灯璀璨、灯火交织,映照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笑脸,也倾听了无数人的期待与故事。



## 甲辰年南湖灯会游记

□曹玉飞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描写灯会的一首词。中国的灯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汉代,盛于唐代,宋朝年间遍及于民间。农历甲辰年,滁州市第八届南湖灯会时隔26年于新春佳节之际又隆重登场了。

今年的南湖灯会打破常规,打破传统,于农历新年第一天即大年初一的晚上就亮灯开展。

在灯会的入口,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株通体闪烁着霓虹灯的大树,它不仅像是火树银星,更是充满了文化气息,在一颗颗闪烁的小星星之间,镶嵌着一块块通体发亮的造型迥异的小吊牌,上刻着北宋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期间撰写的文学名篇《醉翁亭记》,向游人们展示着滁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入口的小广场上,一个巨大立体的通体火红的“春”字屹立于中央,在四周一面面灯墙的照射下,是那么的喜庆、那么的有气势,向每一位游人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它更是希望游人把这份美好的春天祝福带回家,伴随着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的春天,为新年带来好运。

小广场的后方就是灯会的主场——南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南湖是滁州市心目中的“西湖”,在静静的湖面上,矗立着一个造型各异的花灯,由于农历新年是“龙年”,因而“龙”理所当然成为灯会的主角,况且“龙”是中华

民族的图腾,我们又是龙的传人,可谓天人合一。

湖面上,一条通体透明的金色巨龙昂首挺立于正中央,周围围着一个造型别致的“小龙人”,有的在为它点燃烟花,有的在为它擂鼓助威,有的在为它提着灯笼照亮着腾飞的前程……可谓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红色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主色调,历年灯会更是如此,红红火火过大年啊。

灯会现场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不时听到人们发出的感叹:“人真多,滁城六十万人口今晚不是都出来了呀?”虽然“人山人海”,但井然有序,没有拥挤,人们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欢快地交流着、赞叹着,虽然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但无高声喧哗之人,有的是扶老携幼、互相谦让的动人场景,充分体现全国文明城市滁州人文明出行、文明游园的素养和精神风貌。

正月初五恰逢西方的情人节,在如织的游人中,一对对手持鲜花与双臂交织、十指紧扣、窃窃私语的情侣点缀其中,给灯会现场增添了一抹靓丽,喜庆的氛围中又多了几分浪漫,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灯会现场的人们不仅仅在欣赏、交流、赞叹,更是用手机进行分享,这应该是较26年前灯会最大的进步与不同!他们拿着手机,走到距离一盏盏花灯较近的最佳位置时,总是不忘停下脚步,拍下那灯湖一体的美景,并即时分享给家人、友人。有的

还开起了现场直播,接通远方的亲人、友人的视频,晃动着手里的手机,对着湖中的美景,炫耀、嘚瑟一把:“我在南湖看灯会,你看看,我们滁州的灯会漂不漂亮?我们的南湖美不美?”……在得到满意的回答后才心满意足地结束直播。

这几天,在微信朋友圈、视频号、抖音上,总是能看到家人和友人们从灯会现场拍下的那一一张张动感十足的精美画面,从画面中也能感受到灯会现场那美轮美奂的场景,这在26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啊。

甲辰年滁城南湖灯会,不仅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更是增添了现代艺术文化元素。在灯会现场的环城路上,有不少民间艺人和现代音乐人的展示、演出,这不仅增加了节日气氛,更是营造了浓浓的艺术氛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甲辰年滁城南湖灯会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效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灯会四周街道挤满了从各地慕名而来的经营全国各地特色小吃的商家摊点。有着滁州市“上海南京路”美誉的天长路上,美食摊点也是排成了长龙,人们既欣赏着滁州的美景,又品尝到了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这就是当下的盛世美景,人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作了现实。愿我们的南湖灯会越来越好,愿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更祝愿我们城市的人间烟火气更浓更旺!



## 南湖,见一面

### ——南湖灯会的见与想

□郑心一

没想到与高老的见面,会在南湖灯会上。

他曾经是我们的通讯员,为我们写过不少质量很不错的稿件。他退休后,便很少写稿,联系就此中断。记得还是在26年前的南湖灯会上看到他的,远远地照面,彼此便被人流裹走,未及招呼。前几天,在南湖古城墙的灯会集市上看到了他,他摆个字摊,给人写字。简单地交流后才知道,已经八十四岁的他,这些年几经迁变,一个人独居。从年初二开始,他每天守着字摊,生意竟然不错。他说,来买字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看人,一个人过年,太冷清。灯会的人流带给了他久违的热度和温暖。

忽然耳边就响起今年春晚的那首《不如见一面》的歌曲。滁城人与南湖灯会的再见面,已经等了26年。

今年过年前的几天,又是降温,又是雨雪,灯会的龙门,南湖里的游船,在紧张地安装施工。虽然雨雪交加,但还是围满了一圈又一圈观看的市民,嘈嘈切切,眉飞色舞,转瞬就成了抖音、短视频上的新闻发布——南湖灯会又开了。

那几天,刷到最多的是关于南湖灯会的记忆。朋友王老师说,他第一次到滁城,是读高三的那一年,滁城的亲戚去他家拜年,对他说:“带你去看南湖灯会。”他说,那个时候,滁城是除了县城之外,他到过的最大城市,南湖灯会是他见过最热闹的场景,对滁州的认知和了解,也是从灯会开始的。后来,滁州学院(当时的滁州师专),成为他努力的方向,他最终成为滁城一所中学的老师。一次灯会,决定了他人生的路向。

那些年,我住在鲜鱼巷口菜市街的一间老房子里,离南湖、北湖都不远。在我的印象里,那个年代各个部门或单位,在春节放假前,都会扎起各具特色的彩门,营造出新年的喜庆气氛,到了南湖灯会,正式开启了滁州市人的热闹与兴奋。很多滁城人家,会在这几天接亲戚朋友过来看灯。那个时候的灯会也确实好看,除了各种游乐设施开放,南湖的上空还会漂浮着十多个巨型气球,气球下边是:xx集团或公司给全市人民拜年。气球振风作响,在湖面上空,招展浩荡。

北湖似乎是个分会场,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上,奔跑着放风筝的孩童,湖边垂柳新萌,天上阳光和暖,地上坐满了人群,一个个仰起的笑脸,向着春天张望。真是一个大好的时光和年代。

从年初二、三开始,举行灯会汇演,来自全市各地的狮子旱船秧歌,

汇聚在滁城,走街串巷,鞭炮锣鼓,热闹欢腾,街道上流淌着喜庆的暖流。

晚上,接近午夜的时候,一束束不知从何处射出的彩色光柱,会在南湖的上空一次次划过,为灯会增添一种神秘之感。

元宵节晚上,烟花焰火的燃放把灯会推向了高潮。此时,不仅华灯齐放,数十种各种花色花式的烟花,在南湖边呼啸冲天,霞举光灿,在观灯人的惊呼里起落,仿佛一年的辛劳和生活里种种的曲折坎坷,都随着烟花四起,一起放空,消失弥散。

90后的瑞米家住十三里店,她清楚地记得元宵节当天,吃过午饭,一家人便乘3路公交车过来,逛南湖边的百货大楼,然后是南湖灯会,她是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看南湖灯会的。那个时候好玩的多,好吃的也多,她每次必吃冰糖葫芦,玩小猴子抬轿。她记忆里的南湖灯会,有游乐场,有淘气堡,有海盗船,有魔鬼屋,有小羊拉车,湖里还有可以乘坐漂游的大白鹅小船……到了晚上,穿绿军装的驻军叔叔们便负责烟花的运送、燃放和维持秩序,保障安全,似乎没出现过什么拥挤踩踏事故。南湖灯会是她永远难忘的记忆,会是一生。

其实,滁城的灯会很早就有。明代《滁阳志》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滁城元宵灯会的热闹场景:正月十五,家家挂灯笼,有时还放烟火,非常瑰丽。当时制作的龙灯,长数丈,数十人举起,表演二龙戏珠的游戏,光焰盘旋,上下飞舞。孩子们争相制作竹马骑乘,或者戴鬼脸面具,相互嬉戏。街上,男孩通宵达旦,吹笙弹琴,轮流唱歌。到十六晚上,妇女们全部出门看灯。明代南京太仆寺少卿萧崇业在他的一组诗里用:“绣柱锦棚,香风月华”“宇宙清光,乾坤良夜”来形容灯会华丽的景象,用“星飘万点从空下,人拥千门动地来”来描绘元宵夜喜庆热闹的氛围和场面。滁城人相遇,则拱手道:拜节。到了清代,延续旧例,滁城的灯会依旧好看热闹,同样记载在《滁阳志》和当时的诗文中。

今年大年初一晚上的试灯,便迎来了观众如堵。初五晚上的灯会,更是盛况空前。早些年去上海打拼,并已经在上海安家的两个家门内回定老家过年,年初五,他们两家从定远赶了过来。下午陪他们在南湖边“保生桥”那里转转,桥东边灯会的主题彩台处,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突然飙升到二十多度的气温,以及当头普照的艳阳,仿佛是应景着这眼前的喜庆和焕新。肩头上骑着的孩童,轮椅上推着的老人,都是一样

的春风满面,不曾见过的惊喜和记忆场景的重现,在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些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或许已经很久不曾走出家门,是灯会的吸引,让他们走出深宅,呼吸一口久违的初春鲜嫩的空气。也许,对于孩子和老人,灯会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晚上在东大街的富丽堂饭店吃过饭,我们一路向东,来到遵阳街,这里早已是流光溢彩、人声鼎沸的世界。作为地主,我向他们介绍遵阳街的洋桥洞、朱家小楼、老滁县汽车站票房,以及胡家大楼……作为独立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初五的灯会里,这里自然成为了灯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好玩、好吃、好看,遵阳街有效地吸附和分散了人流。下水关的城墙,成为南湖灯会主会场和遵阳街分界又连接的坐标。

行至灯会的主场地明代城墙遗址灯光夜市这里,人如江鲫,灯是彩河。上海的侄儿说:“当年,我是扒绿皮火车,去上海打工的,没想到滁州这些年变得这么漂亮,今晚的灯会,比上海外滩还要热闹。”他那时在上海长大的小孙子满嘴黏着琅琊酥糖的糖灰,开心地说:“滁州比上海好玩。”对孩子来说,或许这样的记忆,会是一生。时空的距离总会把记忆镀上一层金色,被写进诗文的人事,更会平添几分美好。客观地说,以前的灯会在规模上、形式内容花色上,和今天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论是光声电的科技感,还是人流物品的盛大和丰富,现在的灯会都是时代下的全新面貌。

这次灯会在组织保障上,值得大大点赞,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持,人流引导,水上救援,到火灾扑救,伤病救护……全部齐备到位。甚至在台阶处,都有专人播放提醒的语音。灯会能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数万民众,井然有序,人流攘攘,其乐融融,组织者功不可没。如果说还有缺憾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主办方烟花焰火的缺席。

回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手机里收到瑞米发来的信息:刚才灯会上见到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两个人相互惊喜,他隔着人对我喊:“你也来啦?好久不见!”

确实,应该有很多的点赞之交,这次南湖灯会见了一面,一场灯会,注定照亮滁州人的朋友圈。

在伪文化节庆呈泛滥之势的当下,琅琊山庙会、南湖灯会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强大民意基础,深厚民俗基础的滁州传统民俗,是真正的人民大联欢,政风大谐调的好活动,值得做成滁州含金量更足的文化品牌。



摄影:全媒体记者王家国